

陆燕生
绘

金
日
迅



故
事
新
編

文物出版社

封面题字 罗尔纯
章节题字 王兴家
图版摄影 许 琢
 赵东芝
责任印制 张道奇
责任校对 周兰英
 安倩敏
责任编辑 李 红
 付瀛莹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陆燕生绘鲁迅故事新编/陆燕生绘.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8

ISBN 7-5010-1975-4

I. 陆… II. 陆… III. 中国画-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J2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88632 号

陆燕生绘 鲁迅·故事新编

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内北小街2号楼 邮政编码 100007)

<http://www.wenwu.com>

E-mail:web@wenwu.com

北京燕泰美术制版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 1/16 印张: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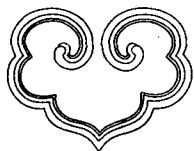
2006年8月第一版 2006年8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0-1975-4/J. 655

定 价:46.00 元

目

录



导读 王景山	4
序 傅以新	6
“看天空飘的云,还有梦” ——为陆燕生绘鲁迅《故事新编》组画而作 陈漱渝	7



鲁迅·故事新编	11
序言	12
补天	13
奔月	25
理水	37
采薇	53
铸剑	71
出关	89
非攻	101
起死	117

导 读

王景山

鲁迅的《故事新编》，除“序言”外，共收《补天》、《奔月》、《理水》、《采薇》、《铸剑》、《出关》、《非攻》、《起死》八篇。最早的《补天》写于一九二二年十一月，最晚的《出关》、《采薇》和《起死》写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

尽管《故事新编》八篇或多或少基本上都有某些历史（包括神话、传说）的根据，而且开始写《补天》时，就是“想从古代和现代都采取题材，采做短篇小说”，但鲁迅并不承认这就是历史小说。他的看法是，“对于历史小说，则以为博考文献，言必有据者，纵使有人讥为‘教授小说’，其实是很难组织之作，至于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倒无需怎样的手腕”。因此他甚至有时称“《故事新编》是根据传说改写的东西”。

也许我们可以认为鲁迅创作《故事新编》是受了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小说的某些启发或影响。早在一九二一年的四月和六月，他先后翻译了芥川的短篇小说《鼻子》和《罗生门》，在两篇“译者附记”中他就注意到了芥川“多用旧材料”和“取古代的事实，注进新的生命去”的特点。在《现代日本小说集》附录中介绍芥川时更明确指出，“他又多用旧材料，有时近于故事的翻译。但他的复述古事并不专是好奇，还有他的更深的根据：他想从含在这些材料里的古人的生活当中，寻出与自己的心情能够贴切的触著的或物，因此那些古代的故事经他改作之后，都注进新的生命去，便与现代人生出干系来了”。我以为鲁迅这些介绍芥川小说特色的话，应该有助于我们理解《故事新编》，或者说《故事新编》中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这些特点。

于是，我们在《补天》中看到了“一个古衣冠的小丈夫，在女娲的两腿之间出现”，在《奔月》中看到了通过逢蒙意图伤害后羿的情节和高长虹开的“一些小玩笑”，在《理水》中看到了文化山上的呼之欲出的三十年代的某些文人学者，在《采薇》中看到了华山大王小穷奇翦径、首阳村高人小丙君论文，在《出关》中看到了“优待老作家”和“提拔新作家”的现代话语，在《非攻》中看到曹公子大讲“民气论”、“墨翟碰到了募捐救国队”，在《起死》中看到了庄周狂吹警笛召来了手执警棍的巡士。即使是鲁迅自认为“写得较为认真”的《铸剑》，其中也出现了“干瘪脸的少年”声称被眉间尺“压坏了贵重的丹田，必须保险，倘若不到八十岁便死掉了，就得偿命”的小插曲。这些地方好像都被鲁迅认为是“油滑之处”而且是深感“不满”的。不过尽管鲁迅在“序言”一方面说《故事新编》八篇“也还是速写居多，不足称为‘文学概论’之所谓小说。叙事有时也有一点旧书上的根据，有时却不过信口开河。而且因为自己对于古人，不及对于今人的诚敬，所以仍不免时有油滑之处”，一方面却又说“过了十三年，依然并无长进”，可见这些“油滑之处”的出现恐怕并非偶然，倒可能是有意为之的了。

当然不能认为《故事新编》之所以“与现代人生出干系”主要是靠了这些“油滑之处”，虽然它们的确也起了沟通和融会古今的作用。更为重要的则是八篇小说本身，其材料的选取，其人物的塑造，其情节的安排，其细节的描绘，现在都使读者感到能从中“寻出与自己心情能够贴切的触著的或物”，因为“那些古代的故事经他改作之后，都注进新的生命去”了。《补天》是“取了弗罗特说，来解释创造——人和文学的——的缘起”；《奔月》在塑造落魄英雄后羿的同时，谴责了逢蒙以至嫦娥的背信弃义；《采薇》带有某些同情地嘲笑了伯夷、叔齐求隐不得的窘状；《出关》讽刺了“‘无为而无不为’的一事不做，徒作大言的空谈家”的老子，却肯定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事无大小，均不放松的实行者”孔子；可能是受到西班牙著名作家巴罗哈小说《小年别》的影响而以戏剧开式写成的《起死》，则抓住主人公庄子出尔反尔、言行不一的自身存在的矛盾，使他当场出丑，从而尖锐地嘲笑也即批判了他的“无是非观”。这种种，显然并不仅仅是个人的经历或感受，倒是当时社会某一侧面的缩影，应该是非常清楚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铸剑》、《理水》、《非攻》三篇。黑衣人宴之敖者、大禹和墨子也许可以说是鲁迅小说中仅有的三个正面英雄形象。在黑衣人宴之敖者身上不难看到鲁迅自己的身影，小说中强烈的复仇要求和复仇精神，也不难使我们想到鲁迅创作此篇前半年北京发生“三·一八”惨案时的悲愤心情。大禹和墨子是两个实干家的形象。如果我闪记得鲁迅在《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中说过：“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们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那么如说在墨子特别是在大禹身上寄托了鲁迅的这种感情，我以为是不算穿凿附会的。《非攻》和《理水》作于一九三四、一九三五年间，联系当时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联系当时的天灾人祸、民不聊生，联系当时国民党政权和官僚们的祸国殃民，这两篇小说在政治、社会、思想文化诸方面的现代含义，更应该是非常清楚的吧。

小说总是要塑造人物形象的。《故事新编》中的人物，尽管是历史或传说以至神话中的人物，有的且经过了改编，甚至漫画化了，却都写得栩栩如生，正如他在“序言”中所说“并没有将古代写得更死”，而且谁都无法指责他缺少历史根据。小说中的一些次要人物，即使像《补天》中的“小丈夫”、“小东西”、“顶长方板的”，《奔月》中的“老太太”，《理水》中的“治水大员”和“下民”，《采薇》中的阿金，《铸剑》中的“王后，妃子，老臣，以至太监之类”，《出关》中的关尹喜和账房、书记先生，《非攻》中的“门丁”，《起死》中的“汉子”和“巡士”，也都写得个性鲜明，具有丰富的内涵，不是可有可无的人物，甚至可作现实社会中某类人的代表来看的。

以上是我对《故事新编》一书的介绍，希望有助于读者对陆燕生先生此书的阅读和欣赏。



陆燕生像 / 白敬周绘

藏画选集》等。工作实践造就了他多种绘画才能,无论人物、山水、花鸟都能得心应手、赏心悦目。现为北京鲁迅博物馆副研究员,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其传记收入国内多种名人辞典以及英国剑桥《世界名人录》,这些都证明他的艺术获得社会认知。近年来,陆君苦苦钻研传统艺术形式,并用于大型中国画创作之中,其中代表作有“团结风采”、“香港之夜”等。特别是他将古代壁画跨越时空、集故事发展于一体的构思构图手法,运用于鲁迅《故事新编》的绘画创作,此书无疑是关于鲁迅内容的美术创作在进入新世纪以来最主要的成果。以上是为陆君概括之艺术简历,明年当再续之。

序

傅以新

吾友陆燕生,北京人,1944年生。1962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附中,数年苦学,受到严格的专业基本功训练。后进修中央工艺美术学院。1973年在北京鲁迅博物馆工作,在展览陈列、宣传、书籍装帧和编辑之余,潜心于中国画研究和创造。作品多次展览并被报刊发表,作品被国家博物馆、中国美术馆、毛主席纪念堂、中共中央办公厅和中南海收藏。1980年他设计的《鲁迅故居》获全国首届园林门票设计评比一等奖,这时期的绘画代表作有“飞天”、“敦煌”、“大禹陵”、“泰山烟雨”、“二月春来早”等。出版有《陆燕生画集》、《北京鲁迅博物馆

“看天空飘的云，还有梦”

——为陆燕生绘鲁迅《故事新编》组画而作

陈漱渝

在中国古代，曾出现过贬低图像作用的偏激观念。比如王充在《论衡·别通篇》中就说：“古贤之遗文，竹帛之所载粲然，岂徒墙壁之画哉。”而在中国当下又产生了另一种夸大图像作用的说法，认为“读图时代”已经到来，图像将挤压经典，文学将被图像“殖民化”。

其实，文字和图像是两种反映或再现客观世界的手段，两者之间具有的是共生性、互补性而不是对立性、排斥性。文字（特别是文学语言）具有形象性、音乐性、精确性和多种情感色彩，这决不是平面化或立体化的图像所能充分表达的。同样，图像所特具的那种视觉冲击力、心灵震撼力也不是文字（即使是最优美的文学语言）所能取代。因此，正确的做法应该是通过图码认知来加深语码认知，通过具象世界进一步揭示语言世界，通过虚拟的直观真实性强化阅读思考的深刻性。“读图”虽然不可能取代“读书”，但不少成功的经典作品插图却能加深读者对原著原典的理解。

正因为如此，在中国古代就有以绘画辅助文字的优良传统。“左图右文”，“上图下说”，就是古代连环画的一种常见形式。在西方，著名画家为文学名著插图也不乏其例。比如，西班牙画家毕加索曾为巴尔扎克的小说《未完成的杰作》插图，美国画家肯特为《浮士德》、《坎特伯雷故事集》、《白鲸记》等名著插图。鲁迅在《‘连环图画’辩护》一文中特别提到法国画家陀莱，他为《神曲》、《失乐园》、《吉珂德先生》、《十字军记》所作的插图版画都有单行本。这些插图帮助读者领悟作品的内容；跟文字分开，又成了独立的艺术品。

在全部鲁迅作品中，最为艰深、歧义最多的是《野草》和《故事新编》，因此，为这些作品插图是十分费力但却功德无量的事情。现在展现在我案头的是陆燕生先生为鲁迅《故事新编》绘制的一组连环画。据行家说，看画只需要用眼睛——虽然各人的眼睛也并不相同，有的眼明，有的

眼拙。如果用耳朵,那并不是用来听取画家的自评或画评人的赏析,而只是为了走近画面去谛听创作者的心律。面对陆燕生的组画,我一边“看”,一边“听”,情感上不禁掀起了阵阵波涛。

首先扑入我眼帘的是那一个个生动鲜活、拂之不去的人物肖像。最使我感动的有为天下苍生治理汤汤洪水的大禹。他头戴草笠,满脚底都是栗子般的老茧,活脱脱一个传统的中国老农。陆燕生笔下的女娲皮肤黧黑,乳房丰满,双腿硕大有力,充满了原始的野性与创造力;不像有的同一题材的插图,把这位中华民族的母亲画成了一个金发碧眼的安琪儿。《铸剑》中那位黑衣人的造型也颇为成功,虽然他的面庞似乎比鲁迅笔下的人物阔大一些,剑眉大眼,神情刚毅。他双手捧着眉间尺的头,似乎在作一种庄严承诺:“誓除天下不平事!”另一些人物形象也幽默生动,如《出关》中满嘴无牙、徒作大言的老子,看后令人忍俊不止。《奔月》中那位用剪径手段向后羿射暗箭的逢蒙,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看似荒诞,实际上符合原著古今杂糅的手法,让人自然联想起那个自称到鲁迅家一百多回却又跟鲁迅反目成仇的山西人高长虹。

陆燕生为《故事新编》所作的插图不仅形象惟妙惟肖,而且突出了原作的主要精神。这组作品每幅插图一般都能从原著中撷取了三至五个情节,构图层次分明,主宾得当,保持了画面的统一美。但画家又没有平均使用笔力,而是突出了每篇作品的主要情节,比如在《非攻》中突出了墨子跟公输般用木片攻守九回合的场面,在《采薇》中突出了迂腐的伯夷、叔齐扣马而谏到头来被穿盔甲的士兵推倒在地的狼狈相,在《奔月》中突出了后羿须发飘动开弓射月的雄姿和嫦娥奔月后的无奈,在《起死》中突出了汉子拽庄子道袍、剥巡士裤子的滑稽场面,用事实说明庄子宣扬的无是非观是“放你妈的屁”!陆燕生在创作中能如此精当地处理题材并非偶然,说明他长期在鲁迅博物馆工作,耳濡目染,因而对鲁迅原著的精髓有了比一般画家更为准确的把握。

就风格而言,陆燕生的这组插图是写实的,但为了传神写意,又时有夸张和变形。就构图而言,画面形象丰富饱满,古朴中见清秀。在技法上,作者对汉画像、青铜器的借鉴是十分自觉的,因此收到了古形、古色、古韵之效,但从中也可看出刘继卣、程十发、贺友直、丁聪等当代画家对作者或隐或显的影响。人们常说,画面是画家情感的载体。走近这组插图,我们的确可以触摸到作者心脏的跳动——这是一颗尊崇鲁迅品格、弘扬鲁迅业绩的赤诚之心。

还应该告诉读者的是,这组插图是作者退休之后呕心沥血创作的第一部作品。其间他经历了一次名副其实的生死抉择。当他刚从地狱之门挣脱出来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赶快完成这部作品。一个艺术家对事业的执着追求,从这个事例中得到了生动感人的体现。承蒙作者不弃,让我这个不懂艺术、毫无艺术细胞的人为他的作品写序。作为同事和朋友,我却之不恭,只好

勉力行文。此时正值 2006 年来临。电视里传出了优美而喜庆的旋律：“看天空飘的云，还有梦。看生命回家路，路程漫漫。……”这是家喻户晓的韩剧《大长今》的主题歌——《希望》。我跟作者都是已逾耳顺之年的人，未来的生活之路不可能再漫长修远。然而，白发加皱纹的我们同样有梦。从目前的精神状态来看，希望的翅膀仍然翱翔在我们事业的天空。我们没有犹豫，没有彷徨，已经完成的一切都已经成为既往。当冬天背着雪越来越远的时候，我们希望在春天继续把雨后彩虹画在天上。

陆燕生
绘

鲁迅·故事新编



◎

序
言

这一本很小的集子，从开手写起到编成，经过的日子却可以算得很长久了：足足有十三年。

第一篇《补天》——原先题作《不周山》——还是一九二二年的冬天写成的。那时的意见，是想从古代和现代都采取题材，来做短篇小说，《不周山》便是取了“女娲炼石补天”的神话，动手试作的第一篇。首先，是很认真的，虽然也不过取了弗罗特说，来解释创造——人和文学的——缘起。不记得怎么一来，中途停了笔，去看日报了，不幸正看见了谁——现在忘记了名字——的对于汪静之君的《蕙的风》的批评，他说要含泪哀求，请青年不要再写这样的文字。这可伶的阴险使我感到滑稽，当再写小说时，就无论如何，止不住有一个古衣冠的小丈夫，在女娲的两腿之间出现了。这就是从认真陷入了油滑的开端。油滑是创作的大敌，我对于自己很不满。

我决计不再写这样的小说，当编印《呐喊》时，便将它附在卷末，算是一个开始，也就是一个收场。

这时我们的批评家成仿吾先生正在创造社门口的“灵魂的冒险”的旗子底下抡板斧。他以“庸俗”的罪名，几斧砍杀了《呐喊》，只推《不周山》为佳作，——自然也仍有不好的地方。坦白的说罢，这就是使我不但不能心服，而且还轻视了这位勇士的原因。我是不薄“庸俗”，也自甘“庸俗”的；对于历史小说，则以为博考文献，言必有据者，纵使有人讥为“教授小说”，其实是很难组织之作，至于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倒无需怎样的手腕；况且“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用庸俗的话来说，就是“自家有病自家知”罢；《不周山》的后半是很草率的，决不能称为佳作。倘使读者相信了这冒险家的话，一定自误，而我也成了误人，于是当《呐喊》印行第二版时，即将这一篇删除；向这位“魂灵”回敬了当头一棒——我的集子里，只剩着“庸俗”在跋扈了。

直到一九二六年的秋天，一个人住在厦门的石屋里，对着大海，翻着古书，四近无生人气，心里空空洞洞。而北京的未名社，却不绝的来信，催促杂志的文章。这时我不愿意想到目前；于是回忆在心里出土了，写了十篇《朝华夕拾》；并且仍旧拾取古代的传说之类，预备足成八则《故事新编》。但刚写了《奔月》和《铸剑》——发表的那时题为《眉间尺》，——我便奔向广州，这事就又完全搁起了。后来虽然偶尔得到一点题材，作一段速写，却一向不加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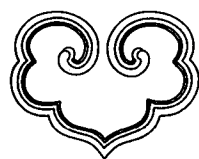
现在才总算编成了一本书。其中也还是速写居多，不足称为“文学概论”之所谓小说。叙事有时也有一点旧书上的根据，有时却不过信口开河。而且因为自己的对于古人，不及对于今人的诚敬，所以仍不免时有油滑之处。过了十三年，依然并无长进，看起来真也是“无非《不周山》之流”；不过并没有将古人写得更死，却也许暂时还有存在的余地的罢。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鲁迅。



解

天



女媧忽然醒来了。

伊似乎是从梦中惊醒的，然而已经记不清做了什么梦；只是很懊恼，觉得有什么不足，又觉得有什么太多了。煽动的和风，暖暾的将伊的气力吹得弥漫在宇宙里。

伊揉一揉自己的眼睛。

粉红的天空中，曲曲折折的漂着许多条石绿色的浮云，星便在那后面忽明忽灭的眯眼。天边的血红的云彩里有一个光芒四射的太阳，如流动的金球包在荒古的熔岩中；那一边，却是一个生铁一般的冷而且白的月亮。然而伊并不理会谁是下去，和谁是上来。

地上都嫩绿了，便是不很换叶的松柏也显得格外的娇嫩。桃红和青白色的斗大的杂花，在眼前还分明，到远处可就成为斑斓的烟霭了。

“唉唉，我从来没有这样的无聊过！”伊想着，猛然间站立起来了，擎上那非常圆满而精力洋溢的臂膊，向天打一个欠伸，天空便突然失了色，化为神异的肉红，暂时再也辨不出伊所在的处所。

伊在这肉红色的天地间走到海边，全身的曲线都消融在淡玫瑰似的光海里，直到身中央才浓成一段纯白。波涛都惊异，起伏得很有秩序了，然而浪花溅在伊身上。这纯白的影子在海水里动摇，仿佛全体都正在四面八方的迸散。但伊自己并没有见，只是不由的跪下一足，伸手掬起带水的软泥来，同时又揉捏几回，便有一个和自己差不多的小东西在两只手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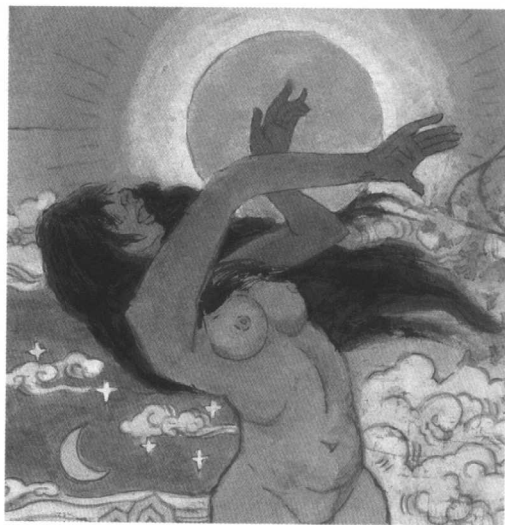
“阿，阿！”伊固然以为是自己做的，但也疑心这东西就白薯似的原在泥土里，禁不住很诧异了。

然而这诧异使伊喜欢，以未曾有的勇往和愉快继续着伊的事业，呼吸吹嘘着，汗混和着……

“Nga! nga!”那些小东西可是叫起来了。

“阿，阿！”伊又吃了惊，觉得全身的毛孔中无不有什么东西飞散，于是地上便罩满了乳白色的烟云，伊才定了神，那些小东西也住了口。

“Akon, Agon!”有些东西向伊说。





◎

补天

“阿阿，可爱的宝贝。”伊看定他们，伸出带着泥土的手指去拨他肥白的脸。

“Uvu, Ahaha!”他们笑了。这是伊第一回在天地间看见的笑，于是自己也第一回笑得合不上嘴唇来。

伊一面抚弄他们，一面还是做，被做的都在伊的身边打圈，但他们渐渐的走得远，说得多了，伊也渐渐的懂不得，只觉得耳朵边满是嘈杂的嚷，嚷得颇有些头昏。

伊在长久的欢喜中，早已带着疲乏了。几乎吹完了呼吸，流完了汗，而况又头昏，两眼便蒙眬起来，两颊也渐渐的发了热，自己觉得无所谓了，而且不耐烦。然而伊还是照旧的不歇手，不自觉的只是做。

终于，腰腿的酸痛逼得伊站立起来，倚在一座较为光滑的高山上，仰面一看，满天是鱼鳞样的白云，下面则是黑压压的浓绿。伊自己也不知道怎样，总觉得左右不如意了，便焦躁的伸出手去，信手一拉，拔起一株从山上长到天边的紫藤，一房一房的刚开着大不可言的紫花，伊一挥，那藤便横搭在地面上，遍地散满了半紫半白的花瓣。

伊接着一摆手，紫藤便在泥和水里一翻身，同时也溅出拌着水的泥土来，待到落在地上，就成了许多伊先前做过了一般的小东西，只是大半呆头呆脑，獐头鼠目的有些讨厌，然而伊不暇理会这等事了，单是有趣而且烦躁，夹着恶作剧的将手只是抡，愈抡愈飞速了，那藤便拖泥带水的在地上滚，像一条给沸水烫伤了赤练蛇。泥点也就暴雨似的从藤身上飞溅开来，还在空中便成了哇哇地啼哭的小东西，爬来爬去的撒得满地。

伊近于失神了，更其抡，但是不独腰腿痛，连两条臂膊也都乏了力，伊于是不由的蹲下身子去，将头靠着高山，头发漆黑的搭在山顶上，喘息一回之后，叹一口气，两眼就合上了。紫藤从伊的手里落了下来，也因顿不堪似的懒洋洋的躺在地面上。

二

轰!!!

在这天崩地塌价的声音中，女媧猛然醒来，同时也就向东南方直溜下去了。伊伸了脚想踏住，然而什么也踹不到，连忙一舒臂揪住了山峰，这才没有再向下滑的形势。

但伊又觉得水和沙石都从背后向伊头上和身边滚泼过去了，略一回头，便灌了一口和两耳朵的水，伊赶紧低了头，又只见地面不住的动摇。幸而这动摇也似乎平静下去了，伊向后再一移，坐稳了身子，这才挪出手来拭去额角上和眼睛边的水，细看是怎样情形。

情形很不清楚，遍地是瀑布般的流水；大概是海里罢，有几处更站起很尖的波浪来。伊



补天

只得呆呆的等着。

可是终于大平静了，大波不过高如从前的山，像是陆地的处所便露出棱棱的石骨。伊正向海上看，只见几座山奔流过来，一面又在波浪堆里打旋子。伊恐怕那些山碰了自己的脚，便伸手将他们撮住，望那山坳里，还伏着许多未曾见过的东西。

伊将手一缩，拉近山来仔细的看，只见那些东西旁边的地上吐得很狼藉，似乎是金玉的粉末，又夹杂些嚼碎的松柏叶和鱼肉。他们也慢慢的陆续抬起头来了，女娲圆睁了眼睛，好容易才省悟到这便是自己先前所做的小东西，只是怪模怪样的已经都用什么包了身子，有几个还在脸的下半截长着雪白的毛毛了，虽然被海水粘得像一片尖尖的白杨叶。

“阿，阿！”伊诧异而且害怕的叫，皮肤上都起粟，就像触着一支毛刺虫。

“上真救命……”一个脸的下半截长着白毛的昂了头，一面呕吐，一面断断续续的说，“救命……臣等……是学仙的。谁料坏劫到来，天地分崩了。……现在幸而……遇到上真，……请救蚁命，……并赐仙……仙药……”他于是将头一起一落的做出异样的举动。

伊都茫然，只得又说，“什么？”

他们中的许多也都开口了，一样的是一面呕吐，一面“上真上真”的只是嚷，接着又都做出异样的举动。伊被他们闹得心烦，颇后悔这一拉，竟至于惹了莫名其妙的祸。伊无法可想的向四处看，便看见有一队巨鳌正在海面上游玩，伊不由的喜出望外了，立刻将那些山都搁在他们的脊梁上，嘱咐道，“给我驼到平稳点的地方去罢！”巨鳌们似乎点一点头，成群结队的驼远了。可是先前拉得过于猛，以致从山上摔下一个脸有白毛的来，此时赶不上，又不会凫水，便伏在海边自己打嘴巴。这倒使女娲觉得可怜了，然而也不管，因为伊实在也没有工夫来管这些事。

伊嘘一口气，心地较为轻松了，再转过眼光来看自己的身边，流水已经退得不少，处处也露出广阔的土石，石缝里又嵌着许多东西，有的是直挺挺的了，有的却还在动。伊瞥见有一个正在白着眼睛呆看伊；那是遍身多用铁片包起来的，脸上的神情似乎很失望而且害怕。

“那是怎么一回事呢？”伊顺便的问。

“呜呼，天降丧。”那一个便凄凉可怜的说，“颞顼不道，抗我后，我后躬行天讨，战于郊，天不祐德，我师反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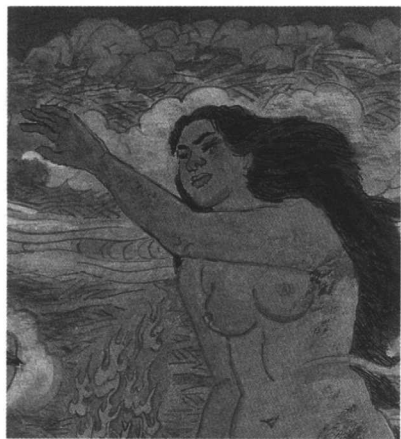
“什么？”伊向从来没有听过这类话，非常诧异了。

“我师反走，我后爰以厥首触不周之山，折天柱，绝地维，我后亦殒落。呜呼，是实惟……”



○

补天



“够了够了，我不懂你的意思。”伊转过脸去了，却又看见一个高兴而且骄傲的脸，也多用铁片包了全身的。

“那是怎么一回事呢？”伊到此时才知道这些小东西竟会变这么花样不同的脸，所以也想问出别样的懂的话来。

“人心不古，康回实有豕心，颛天位，我后躬行天讨，战于郊，天实祐德，我师攻战无敌，殛康回于不周之山。”

“什么？”伊大约仍然没有懂。

“人心不古，……”

“够了够了，又是这一套！”伊气得从两颊立刻红到耳根，火速背转头，另外去寻觅，好容易才看见一个不包铁

片的東西，身子精光，带着伤痕还在流血，只是腰间却也围着一块破布片。他正从别一个直挺挺的东西的腰间解下那破布来，慌忙系上自己的腰，但神色倒也很平淡。

伊料想他和包铁片的那些是别一种，应该可以探出一些头绪了，便问道：

“那是怎么一回事呢？”

“那是怎么一回事呵。”他略一抬头，说。

“那刚才闹出来的是？……”

“那刚才闹出来的么？”

“是打仗罢？”伊没有办法，只好自己来猜测了。

“打仗罢？”然而他也问。

女娲倒抽了一口冷气，同时也仰了脸去看天。天上一条大裂纹，非常深，也非常阔。伊站起来，用指甲去一弹，一点不清脆，竟和破碗的声音相差无几了。伊皱着眉心，向四面察看一番，又想了一会，便拧去头发里的水，分开了搭在左右肩膀上，打起精神来向各处拔芦柴：伊已经打定了“修补起来再说”的主意了。

伊从此日日夜夜堆芦柴，柴堆高多少，伊也就瘦多少，因为情形不比先前，——仰面是歪斜开裂的天，低头是龌龊破烂的地，毫没有一些可以赏心悦目的东西了。

芦柴堆到裂口，伊才去寻青石头。当初本想用和天一色的纯青石的，然而地上没有这么多，大山又舍不得用，有时到热闹处所去寻些零碎，看见的又冷笑，痛骂，或者抢回去，甚至于还咬伊的手。伊于是只好搀些白石，再不够，便凑上些红黄的和灰黑的，后来总算将就的填满了裂口，止要一点火，一融化，事情便完成，然而伊也累得眼花耳响，支持